

意象思維的實像與虛像

文／簡政珍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

假如詩作能以深沈的意象思維面對真實事件，讓現實與人生進入哲思，詩似乎更能顯現一種真實，因為藉由「知」「感」的調和，重建當時動人心魄的場景，也引發讀者的深思與冥想。

近來流行以台灣圖像的撰寫與編選。以台灣的圖像做為書寫的主題，通常已先設定既定的答案或是命題，論述只是為這個命題作為「先入為主」的註腳，而不是以可能的命題作為觸發點，以「未定」作為探討的起點，來探索寬廣的美學空間。通常，這個既定命題是：以在文學或是詩中的意象來襯顯台灣的現實情景。換句話說，以詩的立場來說，詩的意象是現實的佐證；以現實來說，現實事件可以在詩中得到實景的對應；詩的意象等同現實的景象，綜合一個時代詩的意象，就可以描繪出一個時代的圖像。

以這樣的命題入主文學，文學無疑成為服務現實的工具。所謂服務現實，實際上是服務某種意識型態，因為它已經有了預設答案的命題或是主題。放眼當今的台灣現實，以台灣圖像做為論文主題，似乎更顯現文學和意識型態牽連的密切感。這樣的命題所牽扯的大體不離如下的子題：大中國意識的延續，台灣自我意識的覺醒，文化中國的中心，一度邊緣化的台灣反制中心因而以邊緣取代所謂的中心。文學的命題，因而只是成為政治命題的子題。

另一個全然相反的思維是，將文學全然虛化，美學的活動是語言的遊戲，和現實無關。後現代論述被認定是「文學虛化的基礎」。在台灣所轉述的後現代論述，更是虛化的虛化。文學，尤其是詩，

被認為是和現實全然無涉的自主世界，這個世界存在的準則，不是以現實或是人生的場景為依據。詩仰賴意象甚過敘述，因而脫離人生的情節。詩甚至被認為不一定要意象。詩可以是數字和字母的組合。總之，它可以和現實無牽無涉。它在一個文字化的內在空間裡存在，不僅不是現實的複製品，也和現實全然沒有因果。

以上「虛化」的見解，細究之，本身即充滿弔詭。將「虛化」建立於某種「基礎」已經暗藏「虛化」的不可能。事實上，文學的虛化、詩是文字遊戲等的見解，是台灣理論界對外來理論的轉述，通常是因為無法閱讀原典、錯失原文前後語境的語調，而將錯綜複雜的情境簡化成為標籤，纖細的部份因而只成為另一種意識型態的犧牲品。（請參見拙作《台灣現代詩美學》第二部「後現代風景」共六章，台北：揚智，2004年）。

另外，造成「虛化」的見解，經由部分強調語言前衛的批評家推波助瀾。這些批評家意識中也經常將詩標籤化：他們認為碰觸現實實景的寫作缺乏想像力，只有語言不斷的實驗才有所創新。所謂實驗經常是一種現實「虛化」甚至「汽化」的傾向。和上述「轉述理論」的批評家不同的是，他們大都是外文系出身，原典閱讀不成問題，有問題的是他們對於詩的感受力。他們大都只能辨識明顯的技

巧，無法體認似有似無的技巧可能是極高的技巧。他們可能會推崇如此天馬行空的意象：「我的嘴巴吐出一個太陽」；「狗掉了一根螺絲在我體內」等等，但他們無法體會：不刻意造作，卻能以動人的想像力處理實際的現實情境，才是最具挑戰性的創意。

從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，台灣現代詩似乎更切合「實像與虛像」的辯證。一方面，現實世界動盪起伏，所謂憲政改革，族群對立，新舊對立，幾次總統大選，九二一大地震，都再再誘使詩人將現實與詩作直接的牽引。詩及詩論似乎唯恐歷史輕易溜走，文字必須使時間留下記錄，在書寫空間裡停格駐足。詩人及批評家似乎想藉由詩作將抽象的歷史及時間具體化。但是正如上述，現實書寫是對詩人極大的考驗。若是沒有極高的想像力與深沈的意象思維，詩作經常淪落成為露骨的諷刺，或是濫情的宣洩（如大部分寫921地震的詩），等而下之更成為吶喊或是陳情書。如此的書寫，當現實事件隨者報紙變成油條的包裝紙，當流浪狗在垃圾桶旁邊舔食報紙上政客的臉龐，所謂詩作已經變成風中的謠言。所謂實像的重現也已經變成虛像。

反過來說，若是詩在投入現實時不以犧牲美學為代價，詩作可能比歷史記錄更能保存歷史。但越趨近所謂「真實」而類似報導的書寫，越無法讓詩保存歷史成為歷史。（反過來說，也不是越遠離真實景象的越能撰寫歷史）。敘述性或是報導性的文字，抽析出美學的要素，總要經由時間冷酷地過濾。當所有的事件只剩下一個風乾後的骨架，嚴肅凜然的事件，只成為類似沒有情感的數據。它可能

被引用，但也可能在引用和轉述的過程中，淪為揶揄的笑聲。假如詩作能以深沈的意象思維面對真實事件，讓現實與人生進入哲思，詩似乎更能顯現一種真實，因為藉由「知」「感」的調和，重建當時動人心魄的場景，也引發讀者的深思與冥想。

即使「虛化」也可能是一種實像的展出。當現實一再發出被書寫的聲音時，一種塗銷自我的傾向，正隨著新世紀在另一個極端散發強烈的磁場。新世紀似乎暗藏一種面對罔無的自我質疑和驚恐；世紀初似乎夾帶強烈世紀末的隱憂。地球災難頻繁，溫度升高，雪線消失，城市即將沈陷海底？地球的資源即將耗盡？不僅是季節將植入昏黃的背景，所有已建立、已耕植的，都在樹的末梢，看到莖幹的腐化。根部將不再，而種子將撥撒在抽離空氣、土層的氛圍裡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，自我虛化的傾向是存有真實的構圖。有趣的是，塗消自我的虛化，卻必然引發實像的聯想。因為詩的意象思維總勾勒了視覺的輪廓，存有的虛化展現的是意象化的存有。

總之，實像不是實景一成不變地挪用於詩行，意象思維是根據實景的轉化，轉化之後又有潛在的邏輯與現實牽連，而引發讀者的想像與思考。現實的實像書寫嚴格考驗詩人的創意與想像力。虛像或是虛化有時經由意象，有時經由所謂文字遊戲。虛像的意象思維可能是強調語言前衛的副產品，表象是極致的想像力，實際上是想像力欠缺的遮掩。面對人生的罔無，自我可能虛化，但虛化在詩行中總是實像意象化的展現。✕